勿讓我看見你的尷尬

姜欽峰

人生在線

台灣歌手孟庭葦回憶剛出道時的經歷，說到曾被身邊的人出賣。那時她尚未成名，只是普通歌手。助理也是個女孩，跟她年齡相倣，兩人私交甚好。有一次，她去參加一個活動，由於助理事先通知時，弄錯了時間，導致她遲到了半個小時。主管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當即把兩個人一起叫來。主管怒氣沖沖，質問助理，爲什麼犯下這麼嚴重的錯誤？助理嚇壞了，面如土色，居然當面撒謊，說不是我通知錯了，是她記錯了時間。把責任全推給了孟庭葦，孟庭葦感到非常委屈，卻沒有當場戳穿助理的謊言，忍氣吞聲替人頂了黑鍋。時隔多年，別人問她，爲什麼不向主管當面澄清？孟庭葦平靜地說：我做不出來，怕她下不了台，看見別人尷尬，我會更尷尬。只此一句，我陡然發覺，眼前這個中年女人，比起十年前大紅大紫時更美麗了，愈發大氣從容。

內地電視上看到一條新聞。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的樣子，赤身裸體，大晴天打着黑雨傘，興高采烈地招搖過市。三三兩兩的路人從他身邊飄過，或投來驚異的目光，掩鼻而逃，或見慣不怪，一笑而過。圍觀的市民看見記者來了，紛紛對着鏡頭抱怨，都兩個多小時了，就讓他這麼影響市容，也不見有人來管管。記者打了一一〇電話，警車很快趕到，下來兩名威嚴的警察，把裸體男子押上了車，呼嘯而去。地方電視台喜歡播些群衆喜聞樂見的社會新聞，編導特別有創意，給畫面配上《男兒當自強》的音樂，極具喜劇效果。一個正在遭遇不幸的精神病人，不幸又被拿到大庭廣衆之下，供大家欣賞取樂。假如男子的親人看到這一幕，想必無比尷尬，肯定笑不出來。不是說不可以娛樂，我只是多少感到遺憾，那麼多人圍觀，假如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哪怕找一塊破布給他遮羞，或許人們的快樂可以變得更加純粹，更加持久一些。

美國一位作家說：「經驗告訴我，人類對於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幸，有着並非輕微的快感。」從前老是懷疑，此人是否過於陰暗，憑什麼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漸漸有點信了，人有審美的需求，有時也樂意審醜。朋友說，看過那麼多選秀節目，最精彩的部分其實還是海選，你看那些人走音跑調，在電視上大出洋相，多有意思！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位朋友深刻領悟到了節目編導的良苦用心。興許他並未意識到，台上的人都是一面鏡子，當他望眼欲穿，無時不刻期待別人出醜時，首先看見了自己的醜陋。

記得小時候，母親常叮囑我，失意人前莫說得意話。那時並不十分懂得，只是依稀覺得，母親的話肯定錯不了，於是謹記在心，依言照做。長大了，漸漸若有所悟，許多東西與金錢地位無關，與成功失敗無關——只有當你不再欣賞別人的尷尬，你才眞正走向了高貴。

香港《讀書人》

許定銘

醉書亭

香港爲人熟知的「讀書」雜誌，是杜漸編的《開卷》（一九七八）和《讀者良友》（一九八四）。這兩套雜誌前後出版歷時八、九年，共出數十期，影響不少。其實，一九八七年還有一種《讀書人》也相當有份量，可惜只出了七期，歷史短，發行不夠廣，才爲人忽略。《讀書人》的編者馮偉才是本地成長的學人，他愛書、寫書，當過報刊編輯，開過書店，現時在大學裡教書，對推動讀書風氣極具熱忱。

《讀書人》創刊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大三十二開本，創刊號只有六十四頁，「騎馬釘」；後來增至八十頁，才有「書脊」，插在書架上才似一本書，容易尋找。《讀書人》的最大特色是封面、封底均用同一構圖，直到後來復刊的二十多期《讀書人》，都用此設計。一九八七年版的《讀書人》僅出七期，我現存一、四、六等三冊，發現它着重書訊、評介和書摘以外，還有專題、焦點人物及座談會等欄目。像如今大家見到的創刊號，專題是《香港常見英漢字典優點與缺點》，專題座談則是由尊子、馬龍、楊維邦……等人談蔡志忠的漫畫，水平相當不錯。翻第四期《讀書人》，竟發現許定銘的《淺介今年上半年的推理作品》，談的是一九八七年台灣出版的日本推理小說單行本，此文一直沒有剪存，偶然得之，驚喜！

高考作文與網絡新詞

虞非子

如是我見

上海《東方早報》六月三日報道：「『給力』、『神馬』、『有木有』……這些網絡語言一旦進入高考作文，將會以錯別字扣分。二〇一〇年上海語文高考閱卷中心組負責人、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周宏向今年高考的考生發出提醒。」

高考前夕的這一報道，使得高考作文能否使用網絡語言迅即成爲網上熱門話題，贊同者舉證的主要例子是：「給力」一詞曾於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標題中——「江蘇給力『文化強省』」。

六月四日，針對「網上流傳上海將在今年的高考語文作文中對網絡詞語『格殺勿論』」，周宏教授通過上海《新民晚報》發表「鄭重聲明」：「無論是從語言發展規律還是從時代發展的角度來看，高考作文中出現網絡詞語都不應該被一概否定……一些已經廣為流傳並經過主流媒體使用的網絡詞彙，如『給力』等，不應該被判為錯別字，更不會出現一個就一律扣分。但一些僅僅在網民中流傳使用的詞彙，傳播範圍有限，許多人包括閱卷教師都不明其意，用在作文中就有可能被定為錯別字而扣分，譬如『醬紫（這樣子）』、『稀飯（喜歡）』、『雞凍（激動）』、『有木有（有沒有）』等。」

其實，作爲一個語文教師，周宏教授大可不必「嚴正聲明」，因爲「這些網絡語言一旦進入高考作文，將會以錯別字扣分」這一說法本身是有法可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三條明確「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第十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為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用字。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使用的漢語文教材，應當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和標準。」顯然，作爲中學和大學教育相銜接的高考，對高考作文作出「規範漢字」的要求是有法律依據的。

同樣明顯的是，和諸多既有法律法規常常爲國人所忽視一樣，在這場爭論中，在周宏教授的「鄭重聲明」中，乃至在前不久因新版《新華字典》未收「給力」等網絡熱詞引發的爭論中，已實施了十年有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同樣爲國人所忽視。或者可以說，《人民日報》的影響力已經淹沒了這一法律的聲音——《人民日報》都「給力」了，爲什麼……

《人民日報》的地位的確舉足輕重，以至其任何的細微舉動都有可能被視爲「風向標」。「給力」上了《人民日報》標題，就有人認爲這「體現出主流意識形態對網絡文化和文字的兼容，是一種開明進步的表現」，而此前對網絡語言避之唯恐不及的各地主流媒體一時間也紛紛「給力」起來，網絡熱詞不斷出現在醒目的標題中……

筆者並不否認《人民日報》引入「給力」的嘗試性意義，也不否認此舉對「給力」的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同時應該看到，《人民日報》並非「規範漢字」的職能部門（在這一點上，《新華字典》的編纂方和出版方顯示了獨特的學術冷靜）。對於漢字的規範及其與時俱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六條是這樣表述的：「國家頒布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和標準，管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社會應用，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促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豐富和發展。」

《人民日報》本身並不承擔規範漢字的職責，國人更沒有理由將其「給力」的嘗試視爲「規範」；而過分誇大《人民日報》「給力」的嘗試作用，只會給人以「凡是《人民日報》的用詞都是『規範』的」印象（這種「凡是」，很容易使人而忘記「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是我們有過教訓的），只會給《人民日報》的嘗試、創新和發展增加壓力——在某種意義上，「給力」事件是在無視相關法律的情況下，將漢字規範的重任壓在了《人民日報》身上。

報紙是人辦的，《人民日報》也是人辦的；是人都會犯錯，人辦的報紙難免出錯，《人民日報》也不例外。和共和國的歷史一樣，《人民日報》也不是一貫正確的：放過「衛星」，扣過「帽子」，打過「棍子」……甚至在報人看來極爲低級的錯誤也曾犯過。就在「給力」見報不久，《人民日報》誤將「溫家寶」印作「溫家室」。

據說，溫總理後來親自打電話到報社說：「『寶』和『室』兩個字非常相近，用五筆字形輸入法打字很容易出現這樣的問題，千萬不要因為這件事處理任何人，吸取教訓就行了。」

溫總理的話是在給《人民日報》同仁減壓，同時也間接地告訴人們這樣一個其實極其淺顯的道理：「知錯即改遠比一貫正確可信可敬」——這也是《人民日報》評論部新近一篇評論的標題。

高考即將開始，在此，筆者衷心希望周老師們以開放的心態看待《人民日報》的「給力」，在高考作文閱卷時，以與時俱進的姿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範漢字」，而不是僅僅給予「給力」網開一面。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日端午夜

記住那一頁

言子善

文化經緯

歷史學學者雷頤寫了本書《歷史：何以至此》，這是一部文集。

在序言裡作者講，「這本小書所談的『人和事』最多只是滄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陽的光輝』，或許，這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吧。」從書名看，作者是有疑問的，他將疑問公之於衆，想和讀者一起來探討。

書的最後一篇題目就叫做《何以至此》，該篇的最後一段節錄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鄧拓自殺前留下的遺言：「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來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復發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

但是我的一顆心永遠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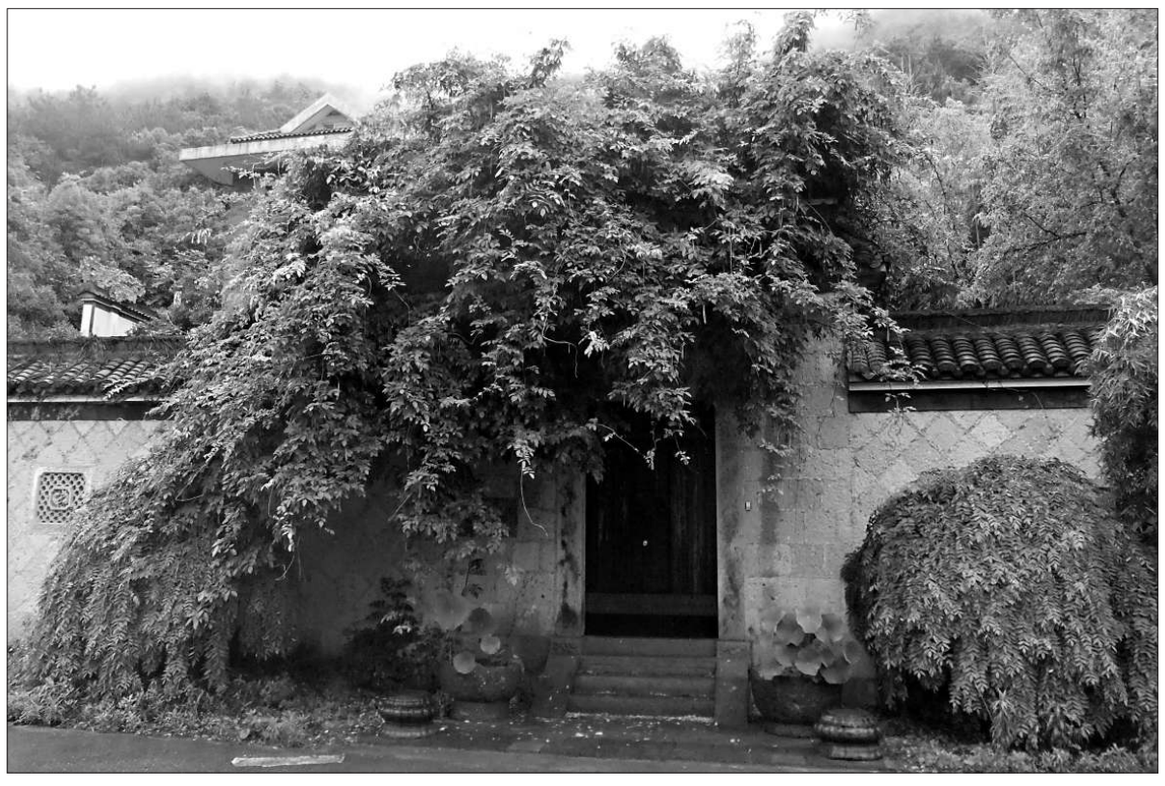
一位讀過此書的年輕朋友，不相信會有如此遺書。他問我這個經歷過「文革」的人：「世上會有這種事麼？」我不是歷史學學者，不能對個別的人和事下什麼斷語，但我經歷過「文革」，相信在那時的確可能發生這種事。我提醒這個年輕人去讀一讀季羨林寫的《牛棚雜憶》，對於那個時代人們的所思所爲，書中有眞切的記錄，若仔細去讀，可能對歷史的那一頁有所了解。

如今的年輕人不了解「文革」的不是少數，學者于建嶸講了一件讓他難以釋懷的事。老于陪一位年輕的法學博士參觀北京通州的宋莊美術館，博士指着遇羅克的雕像問他：遇羅克是什麼人？老于吃了一驚。一九六六年，正當「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風行之時，遇羅克寫出了《出身論》予以痛批，並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判極刑，當時他僅有二十七歲。一九七九年，此案平反，慘情揭露，震驚全國。遇羅克這個年輕人，之所以讓千萬人爲之動容，是他在那個荒誕年代獨立思考的自覺和能力，是他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熱血和勇氣，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眞」。

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偉大力量。于建嶸認爲，法學博士對遇羅克一無所知，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首先，這位博士出身名校，這所學校歷來是思想前沿之地，是關心獨立思考思想自由的人集中的地方。其次，身爲法學博士，卻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缺乏興趣，缺乏因堅持獨立思考而與現實產生矛盾的困惑，抑或缺少讀書看報的良好習慣。更重要的是，法律離不開對公平、正義等價值判斷的追求，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一九九八年，在《牛棚雜憶》的序言裡季羨林寫道：「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

十多年前的青年人不清楚「文革」是怎麼回事，季羨林是看明白了，眞希望他的「杞憂」，不要不幸而言中。



初夏一景

（攝於西湖）楊芳菲

我們可以做「揚州八怪」

何貝

文化什錦

來到揚州，「揚州八怪紀念館」絕對值得一看。

當年，「揚州八怪」的境遇多是落魄無依、孤苦清冷。有意味的是，現在的紀念館東臨文昌商業圈、西接蜀岡風景區，處於衆所周知的熱鬧繁華地帶。爲什麼要在此建紀念館呢？原來這裡過去是一個叫西方寺的寺院，「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曾寄居於此，是「揚州八怪」搞探討交流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

「揚州八怪」爲什麼能在當時聞名並傳播於後世？究其原因，就在其中的一個「怪」字上。

「揚州八怪」所處的清朝康雍乾時代，各地出現了衆多畫派，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以遵守古法爲原則的虞山、婁東畫派了。「揚州八怪」當然也尊重傳統，但他們既繼承前人的創作方法，又強調要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到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譬如展廳內影印的鄭板橋的《墨竹圖》，看着畫上「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的題詩，人們似乎已經覺得畫面上傳來了風吹竹葉的蕭蕭之聲。還有金農首創的「漆書」。「漆書」的毛筆像扁平的刷子，寫出的字則凸出於紙面，可謂個性鮮明、獨步古今，尤其在當時是頗爲驚世駭俗的。

在「揚州八怪」之中，名氣最大的肯定是鄭板橋了。鄭板橋不僅有大量書畫傳世，有關他的軼事奇聞也是最多。可據導遊講，從學問素養和藝術成就上來說，金農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關於這些，眼前的「揚州八怪紀念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因爲紀念館位於金農的居住地，「揚州八怪」們是經常到這裡找金農搞聚會活動的。金農的寄居室位於原來寺院的方丈室，前一進是佛堂，後一進是金農的客廳、畫室和卧室。金農一生窮困潦倒，在這裡居住時卻有一個最開心的事，就是收了「揚州八怪」中年齡最小的羅聘爲入室弟子。七年的師徒生活，兩人亦師亦友亦父子，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身處「揚州八怪紀念館」，在感嘆「揚州八怪」藝術成就的同時，我想得最多的卻是「揚州八怪」與「唐宋八大家」的異同。首先，他們都有着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民生富足的社會背景；當然更多的還是不同之處，「唐宋八大家」都是全面的、綜合素質很高的人，是具有「共性」的代名詞，「揚州八怪」則代表了某一技藝的高超要領和方法，體現的是「個性」。

很多人小時候都有一個夢想，就是長大後成名成家，做一個有影響的大人物。可是，受天時地利人和，受環境氛圍和運氣成分的影響，最終眞正能實現的又有多少人呢？對此，我們是否可以換個思路，能成就大家風範當然更好，如果不成，就努力去做個有個性的「八怪」，爭取在某個領域甚至某個小的方面有所發展、有所成就。

倘能如此，也不失爲一種成功的人生之路。

福州魚丸

李玉林

飲食男女

福州小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遊客，在這麼多可口的美食中，最讓人難忘的小吃就數福州魚丸。它是用鰻魚、鯊魚或淡水魚剁茸，加甘薯粉（澱粉）攪拌均勻，再包以瘦肉或蝦等餡製成的丸狀食物。

魚丸據說來源於秦朝：秦始皇好吃魚，但又十分討厭魚刺，有好幾個廚師爲之喪命。有一次，輪到一位名廚爲秦始皇做菜，他洗好魚後，想到自己吉凶未卜，身家性命全繫在這條魚上，不由得怒火中燒，順手用刀背狠狠地向魚砸去，魚砸爛了，魚刺也露了出來。這時，太監來傳膳，他急中生智，順手揀出魚刺，將砸得稀爛如泥的魚肉放進湯裡氽丸子。秦始皇吃了丸子後，十分高興，便給它取了個異常的名稱——「皇統無疆鳳珠氽」。後來，魚丸從宮廷傳到了民間，稱爲「氽魚丸」，也就是魚丸。

福州魚丸選料精細，製作考究，皮薄均勻，色澤潔白晶亮，食之滑潤清脆，湯汁葷香不膩，味道極美，故有「沒有魚丸不成席之說」。福州習俗，辦酒席，客人都要「夾酒包」。過去「酒包」中都有魚丸，個頭有小孩子拳頭大，「夾」回家，要切成小塊分給大家吃。也有人愛吃無餡的小魚丸，專門請人特製，其彈性非常強。回榕探親的僑胞，都喜歡品嘗家鄉的魚丸。

福州魚丸做法如下：準備好一段鰻魚，豬肉碎半盒，三十度左右溫水一鍋——這溫水非常重要。先將魚肉切下來後，順着魚肉的紋路切成塊。魚丸餡料，豬肉碎加少許醬油、雞精、鹽、生薑，攪拌十分鐘就成餡了，然後攤一個小魚餅，放入少許餡，盡量把餡包起來，再輕輕地將包好的魚丸放入溫水中，它會自己成形，用大火煮待開後再加一次冷水，再次沸騰的時候，加一些雞精調湯的味道，撒上些葱花，一碗香氣四溢的魚丸就做好了。

據說，福州魚丸的得名來源於一個傳說：古時候，有一位上京趕考的舉子路過福州某店就餐，店主熱情的端出了福州魚丸，舉子品嘗了福州魚丸後，頗覺味道極美，便題贈一詩：「點點星斗布空稀，玉露甘香遊客迷。南疆雖有千秋飲，難得七星沁詩脾。」店主將詩掛在店堂上，賓客齊來品嘗。從此生意興隆，小店日日春風。

魅力鳳凰

許陽

天南地北

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忘了名字，只記得一個老頭帶着他的孫女翠翠，在一條風景如畫的河上以擺渡爲生。故事的內容也記不太清了，只有那古老山寨、獨特的吊腳樓和潺潺的流水聲，給我留下了長久不可磨滅的印象。長大後才知道，那電影，叫《邊城》；那地方，叫鳳凰。

說來有趣，抵達鳳凰才不長時間，我就彷彿推開了一扇歷史的大門，踏過了它的滄桑歲月。是不是特別美麗的地方，都會有「此處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覺！可要說鳳凰，從哪裡開始呢？

如果是別處景色，選一個最美的地點即可，可在鳳凰卻有些爲難。因爲隨便哪個角度，似乎都是一幅完美的畫卷，無論從誰開始，都有些厚此薄彼。

乾脆，那就虹橋吧！

黃永玉這麼寫虹橋：「一座掛滿了高高低低房子的三拱橋。橋上依然一條街肆，賣粉麵糕點，針線，中藥材，年節用的紙錢神供、繡貨、衣着、皮貨、皮鞋，過路伙食，丹膏丸散，老鼠跳蚤藥。」今天的虹橋，自然已不是昨日的模樣。橋面的一層被分割成商店的門面，形成一條獨特的街市，賣着本地的特產和關於鳳凰的書籍；二層是民俗文化樓，陳列着許多民間的珍稀工藝品，還有古代和現代名家書畫，都與鳳凰的詩、鳳凰的景、鳳凰的風物有關。

從橋上望出去，沱江蜿蜒曲折、清澈明亮。一排排的吊腳樓，參差不齊地站在沱江兩岸，木柱很高，落腳在岸邊的石頭上；岸上闢有幾處青石板鋪設的碼頭，拉客的遊船便在此停泊，船頭站着的撐船的艄公，見了遊客，也不多問，只是自顧自地忙着手裡的活計；不遠處停泊着幾艘畫舫，身着苗家服飾的女子立於其中，向着遊船上的人們唱起了民歌；石階上蹲了幾個洗衣的女子，使勁地用木槌捶洗着衣裳，「邦、邦」，「邦、邦」，一下，又一下，古老而又熟悉；一條跟隨而來的黃狗，俯卧在碼頭上開始享受溫暖的陽光，直到主人起身離去都渾然不覺；河邊上，幾個寫生的，支起畫板，席地而坐，許久都沒有動筆，大概已被這人天交融的民俗山水畫卷，被這鳳凰版的《清明上河圖》深深迷醉了。

身處鳳凰的山、鳳凰的水、鳳凰的街道，你會感覺到它的每一座、每一條、每一段，彷彿都寫滿了空靈、古樸和厚重。

無論你怎樣用力地踏過，鳳凰總以那種特有的素色和不問世事的態度，保持着它的雍容、高貴和典雅。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湘西，在走過了一條兩車交錯都非常困難的窄路，經歷了一番不勝其煩的顛簸之後，看到大山深處竟然還藏有鳳凰這麼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你就只剩下驚愕和詫異了。

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中，曾給他身爲名門閨秀的夫人張兆和寫道：「三三，這地方和你一樣，太溫柔了。」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將近六十年的新西蘭作家路易·艾黎說過：「中國有兩個最美的小城，一個是福建長汀，另一個就是湖南鳳凰。」